



# 这位麻醉大夫再也没有醒来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

没人能想到，1月10日会是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麻醉医生朱翔最后一天上班。

这天下午两三点，朱翔被同事叫来，解决了一起术中的顽固性低血压。病人做的手术不算大，但麻醉后血压持续降低，从150mmHg降到惊人的40mmHg，怎么用升压药也不管用，手术室里的两个麻醉医生都慌了。朱翔来后，给出的方案是，先补液，扩容，再换一种升压药。慢慢地，病人血压升了上来。

1月11日这天，朱翔请假了。他很少请假，即使是2023年12月底感染流感发了烧，他去挂水，也没请假。1个多月前，这个46岁的麻醉医生刚升任科室副主任，不再上夜班，白天不需要在手术室从早待到晚。但每天早上科室安排工作时，会选出麻醉难度大、风险高的几台，请他去“站台子”，这种困难手术麻醉有时一天七八台，有时一两台。

同事们再见朱翔，就是他被推进了抢救室里。1月11日晚，朱翔在家中被发现心脏骤停，送往南通大学附属医院。

抢救室是朱翔经常工作的地方。一位来自其他科室的同事认识他20多年了，最初见他，总是看他风风火火出现在手术室或抢救室，来插管。麻醉医生是医院里为数不多被允许奔跑的人，为避免引起恐慌，医生尽量不跑，但麻醉医生要紧急插管、打分娩镇痛。

在手术室，麻醉医生是抢救的主力。术中，麻醉医生监护患者生命体征，盯着麻醉监护仪上的数字。发生紧急情况，麻醉医生上前，手术医生退后，为了在情况紧急时能被快速辨认出，麻醉医生常戴花色棉布手术帽，和蓝色无菌帽区分开。当麻醉医生在手术室站起来，手术医生会紧张“怎么了？”“有问题吗？”

属于朱翔的那顶花帽子是蓝底的，印着卡通小人。紧张的时候，朱翔会在手术室里走来走去，手臂端在胸前。抢救是体力活儿，四五岁麻醉医生一起参加抢救，结束都累得“人仰马翻”，严重情况下，做心脏按压，家属没放弃就不能停。有时抢救过后，朱翔的头发乱糟糟，累得坐在手术室的地上。

2022年4月，朱翔开始在网络上以“麻醉医生朱翔”为昵称做视频科普，“讲述手术室里的日常”。他说，麻醉医生总待在手术室，患者家属很少有和他们交流的机会。他热情很高，以前托朋友、学生帮忙，后来干脆一人挑起来。不到两年，他的粉丝涨到10万人以上。

麻醉医生与患者打照面短暂，在手术室短暂相处的时间，麻醉医生裹着口罩、帽子、手术服。患者大多以为，他们只是打一针就走了的技师。南通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  
记者 杨杰

陈行甲的人生会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。之前，他最广为人知的场面是2015年在湖北省巴东县纪委全会上的讲话，他在会议中怒斥腐败官员，因此成为“网红书记”。

2016年，在获得中组部颁发的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1年后，陈行甲辞职，创办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转型成为一名公益人。最近，他将7年的公益经历写成新书《别离歌》，记录生死离别。

## 路虽远，行则将至

肖立是陈行甲的大学同学兼几十年的好友，他一度不赞成陈行甲转型。陈行甲总是听着对方劝说，有时甚至还会拿纸笔记下来。“但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”肖立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。

陈行甲做公益，发起的第一个项目是针对白血病患儿的“联爱工程”。他不愿“靠贩卖穷人悲惨故事来获得富人捐助”，而是在经济援助之外，为患儿做从心理辅导、生活照顾到社会回归的全流程支持。

“在我们的项目中，给钱仅占5%，剩下的95%都是服务。”陈行甲说，“对于那些患者，除了给钱之外，他们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心理上有没有支持？有没有给他们科普应该怎么配合治疗？在他们因为病情和社会脱节后，他们应该怎么重新和社会链接？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呢？”他希望能够探索出一个体系，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。

在所有帮助过的患儿中，扎西是令陈行甲印象深刻的一位。因为觉得求医无望，扎西的父母拒绝为他治疗。基金会成员反复沟通，用一周时间完成扎西医保的补缴工作，最终帮助扎西成功获得救助。后来，陈行甲一直将他与扎西的合照摆在桌上。

另一位令陈行甲印象深刻的患儿是李莹（化名），她是所有患儿中病情反复时间最长、治疗费用最高的一位，“用医生的话说，李莹几乎将白血病患儿移植后可能感染的感染全都受了一遍”，也因此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背负了很多债务。

“联爱工程”为李莹进行了医保目录内的补充报销。陈行甲认为，慈善应该有“行动的边界”，不可无止境地付出，他希望能够借此推动医保目录外的好药进入国家医保。



2017年，陈行甲在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的办公室睡觉。



朱翔在监护仪旁。

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几乎没收到过锦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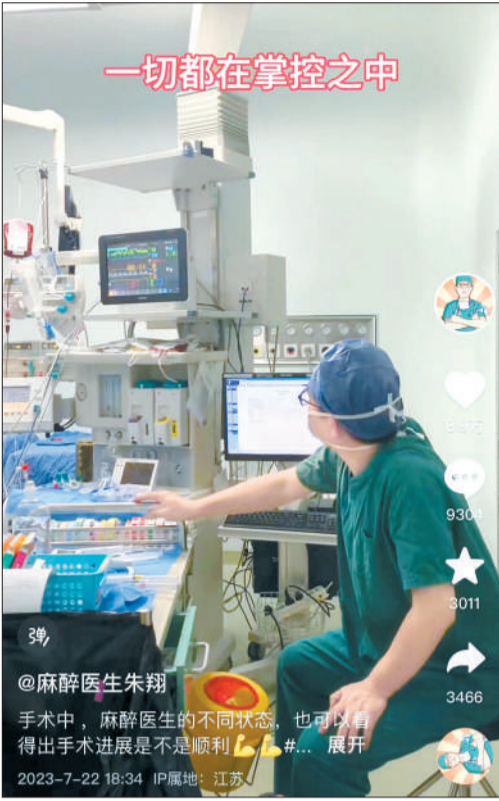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患者失去意识后，麻醉医生没有走，手术过程中，他们是坐在椅子上关注麻醉监护仪的人，手术结束，又等着病人醒来。监护仪上的数字让人紧张，“患者血压180，我血压也180，患者血压60，我血压还是180”，朱翔曾在视频里说，“如此深度共情的职业，独此一行了”。

他在视频里讲，医生洗手后手不能碰门，手术室的门是用脚来感应的。

他用视频让观众看到麻醉的过程：怎么插管，怎么打肌松，怎么给药，如何监护病人血压和心跳，怎么拔管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麻醉方案要定制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在半麻的剖宫产手术中，他搬个凳子坐在产妇旁边，侃大山，缓解产妇的恐惧，从家长里短聊到人工智能。在视频里，他解释“打腰麻会导致腰痛吗”“麻醉医生说的‘牛奶’是指什么药”“酒量和麻醉有关系吗”种种问题。

在手术室，朱翔被手术服、口罩、帽子裹得严实，也不可能戴什么名牌。拍视频前，朱翔要征求患者意见，“我想记录一下，做个科普，不会拍到你的脸”。

大部分躺在手术床上的患者都同意了，有的



朱翔在手术室。

@麻醉医生朱翔的科普视频截图

还认出了他，“你是不是麻醉医生朱翔？”不少人刷到过他的视频。

在手术室，朱翔常对他带的研究生罗焯说：“今天累不累呀？”他还曾对罗焯说，女孩子不要那么辛苦，以后工作别来大医院，去个小医院就好了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，手术量大，麻醉医生夜班大约10天一个，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，一台接一台手术。但朱翔很少说自己累。

“只有小手术，没有小麻醉。”朱翔曾在自己的视频里说。罗焯和朱翔搭台过胃肠手术，一位病人看起来一切正常，朱翔却说，感觉不对劲，让罗焯查一个指标。查了之后，发现患者电解质紊乱。这样的病人有时会缺钾严重，如果没及时干预，术中有心跳骤停的风险。

罗焯刚来医院时，遇上一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手术，麻醉诱导过程中，病人的气道打不开，插不了管，很危险。朱翔一番处理后，成功了。“我看他都要累瘫了。”罗焯说。朱翔走出手术室休息了一下，回来后对她说，“我给你买麦当劳，你今天受到了惊吓”。罗焯自己去办公室吃麦当劳，朱翔回去继续下一台手术麻醉。

但同事记得，总是精力充沛的朱翔，在1月11

# 人生急转弯



2024年1月，陈行甲发布新书《别离歌》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他将这些故事写进新书《别离歌》里，试图通过书写来安放自己的情绪。肖立没能读完这本书，他感到痛苦，忍不住对陈行甲说：“人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你这样可持续吗？”

讲到这时，陈行甲流下泪来，用一张面纸盖住了双眼，很快又调整好自己，说：“我并不难受，因为我在这一路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与温暖。”

陈行甲的微信界面时常跳动着他帮助过的孩子们的信息，孩子们跟他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，为他唱生日歌；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演讲，有山区长大的女孩在演讲结束后给了他一个泪流满面的拥抱。

做公益以来，许多知名的企业家愿意支持他的事业。但他最难忘一对夫妇的捐款，他们来自县城的工薪阶层，家中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，夫妻二人对基金会捐出了30万元，他们说：“把钱给你，我觉得你会用好。”

## “太阳”背后

肖立觉得，陈行甲身上的很多品质，是母亲带给了他生命中的某种底色。大学时，肖立曾和陈行甲一同参加作文比赛，写“我的母亲”。后来，他看完陈行甲的文章，没有提交自己的，“我觉得他比我写得情真意切多了”。

陈行甲经常讲起的有关母亲的故事是，小时候村子里有一户“不受待见”的穷苦人家，经常来家里借盐，母亲从没让他们空手回去过。陈行甲“泪点极低”，在与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的对话中，两个半小时内他哭了四五次。提起母

日前的几天又感冒了，一直说自己头疼，还在工作间隙频繁量血压。

1月11日晚，抢救朱翔的过程中，朱翔的老友郝铭在抢救室门口抽着烟，他不想面对。他是朱翔医学院的同学，30多年的朋友。读医学院时，朱翔优秀，但并非最有天赋的，“他是我见过一步步走得最踏实的人”。“他是很多普普通通的医生的缩影。”朱翔出生于普通家庭，父母是工人，他曾说自己是“小镇做题家”。

凌晨3点多，郝铭沮丧地回到了家，一点也睡不着。他不断想到，不久前，他一位同事突发心梗，来抢救，是朱翔一直陪着，抢救了一天一夜，抢救成功了。想到这些，郝铭心里不是滋味，“医生可以去救别人，最后却没救了自己”。

1月12日凌晨4时51分，在被同事们推了一支又一支肾上腺素后，朱翔的心脏还是没有重新跳动。心脏骤停怀疑由爆发性心肌炎或心梗引发，但因心脏停搏时间较长，没有作明确诊断。

平时，朱翔是个慢性子。做麻醉诱导，他不喜欢被人催，被催促时他只笑一笑，不理睬。他常对学生说，做麻醉急不得。手术室里，一名朱翔教过的已经毕业的学生曾被人说性子太慢，“不适合做麻醉”。朱翔在一旁说，“性子慢才好嘛，慢工出细活儿”。

郝铭见朱翔几次眼眶红过，都是为别人的命运、生死，但很快把眼泪掩饰过去。他们经常聚会，朱翔常会带新朋友和他认识，各行各业都有，有卖鱼的、卖菜的、厨师，很多曾经是朱翔的病人。

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手术苏醒室旁，是朱翔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。有时学生坐在朱翔的椅子上，朝他大声抱怨医院里的人和事，他在一旁站着，不跟着生气。科里同事有摩擦，落到他面前，他就说，“什么事情，我没有听到，你们不要这样子了，我们吃饭怎么样”。他办公桌上的周历上，写着各种待办事项，重要手术、会议、很多人的生日。“他跟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导师不一样。”罗焯说，朱翔和学生聊天经常用一个小兔子撒花的表情，“亦师亦友”。

他身体一向很好，经常跑步。早上经常背着双肩包步行来医院，像个大学生，科室里没人叫他“主任”，都叫“朱哥哥”。

郝铭说朱翔一直都温文尔雅，没见过他和人吵过架，遇到矛盾，他会讲道理，遇到不太讲理的人，宁愿自己吃点亏，也不会跟人去争。他不爱脏话，“理性、知性”。他的口头禅是“不搭界的”，意思是“没关系”。

郝铭不希望朱翔成为“英雄”，只希望他“普普通通”地活着。

从1月14日开始，遗体告别仪式进行了3天，每天灵堂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，花圈密密麻麻排着，排满了空地，有各地医院送的，也有个人送的。朱翔的家人说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会来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郝铭、罗焯为化名）

# 当代人的「怀旧病」



《万神殿》第二季海报。

□ 焦晶晶

如果人类能拥有一切，回忆过去是否还有意义？

美剧《万神殿》第二季中，未来人类发明了“上载”技术，“新人类”抛弃了肉身、将意识储存在硬件中。他们的运算速度远超人类，创造力和工作效率在云端被无限放大，癌症和罕见病被接连攻克，劳动税收增加了全民收入。

但“新人类”仍会怀念过去“实体人”的经历，因此他们会借助技术制造的“皮囊”，以实体形态回到现实世界和家人团聚。“实体人”也会因为不愿违背自然规律，始终不“上载”自己，比如女主角。

“怀旧是一种顽疾。比我设计的任何病毒都要致命。”剧中的“大boss”认为，这种名为“怀旧”的情绪是效率低下的表现，阻碍了人类进步。他试图用病毒终结人类实体、创建数字帝国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

在人类社会里，“怀旧”确实被当作过“病”。据传“Nostalgia”一词由一位瑞士医生创造，最初指精神上的“思乡病”。1833年英国的《实用医学百科全书》中记录，此病常出现在前往海外服役的军人身上，患者“被强烈的回家、回到朋友和青春时代的场景的渴望所困扰”。

将近200年过去，时代滚滚向前，“怀旧”却愈发具有传染性。当你看到年轻女孩们顶着“大波浪”、画上“辣妹妆”，“打工人们”对着“红果果绿泡泡”的视频流泪，已为“人父”的中年男人娇羞地跳《爱你》，你就知道这个时代“病得不轻”。

这种“互联网文艺复兴”，有时会被“老一辈”视作“不思进取”。他们眉头一皱，眼神一飘，“我们那个年代可不是这样……”

当面对现实的压力和焦虑，每一代人都会幻想活在过去的“黄金时代”。电影《午夜巴黎》中，生活在21世纪的男主角穿越到20世纪20年代，那是他心目中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而那里的人却认为，30年前才是真正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斯维特兰娜·博伊姆在《怀旧的未来自》中说，“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，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。”

我的一位朋友喜欢“千禧年”，爱朴树和他的《我去2000年》，因为她觉得“文艺青年在那个年代更受欢迎”。而我向往“五四运动”后的革命年代，因为我认为乱世中充满机遇，如果我能在那些革命的光亮，就算在乱枪中死于无名，也会被后世铭记。

但假设我们真的回到了那个向往的年代，种种不如意又成为新的枷锁。这么看，浪漫主义基因确实让人类沉溺于“完美”的幻象，不愿面对眼前“不完美”的世界。

活在某个时代中，人类无法获知这个时代的全貌。我们只能靠对过去的认识理解现在，正如加拿大文学批评家麦克卢汉所言，“我们盯着后视镜，倒退着走向未来”。

这不能怪现代人精神太脆弱。技术发展太快，而我们意识过来，才发现对生活的掌控感正逐渐消失。没人能忍受没有空调的夏天，熬过没有布洛芬的感冒发烧。我们不看手机导航不敢出门，离了“电子榨菜”吃不下饭，靠社交软件的推荐算法寻找爱情，靠朋友圈和电子相册维系记忆。

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怀念过去重获安全感。社会学理论中提到，在经历人生重大转变的时刻，人们需要用“怀旧”来认识和定义自己。李子柒视频受到热捧，背后是人们为自给自足“慢生活”的向往。老歌和儿时零食引发集体怀旧，则反映了网络“热梗”快速迭代背后的群体归属感的丧失。

重拾过去的生活方式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。豆瓣“反技术依赖”小组中，不断有人发帖记录自己如何戒断手机，拿起书本。越来越多年轻人试图看见“附近”，重建“社群”、寻找“搭子”，结伴逛菜市场 and 公园，将城市中孤立的个体重新聚拢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“怀旧”是社会的刹车片。在“怀旧”的同时，我们再次确认了人类对情感的需求、对生命脆弱性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多元性，能帮我们预见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，避免人类社会陷入混乱与撕裂。

“大刘”的小说《三体》中，外星生命“三体人”为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存，形成了金属般的意志，创造了远超人类的先进技术。他们抛弃了对爱和美的追求，抛弃了对个体的尊重。相比之下，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人类社会美丽而脆弱，似乎在宇宙这个“黑暗森林”中不堪一击。但对爱和人性的坚守，让人类文明面临外界攻击后总能留下一线生机。

当我们不断向旧时代告别，记忆深处的美好，激励着我们继续寻找未来的美好。记忆的美化也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正如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所写，回忆会抹去坏的、夸大好的，只有这样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沉重。

《万神殿》中的女主角决定不“上载”，源于和一块陨石的相遇。当她把手放上去，感受着过去几十年年的历史，回忆自己短暂的生命，遗憾和痛苦变得不那么沉重，幸福的瞬间反而熠熠生辉。

“怀旧”能帮我们暂时抵御时间的残酷，但也会提醒着我们“来者尚可追”。在奔忙的日常生活中，难免会在某个路口迷失方向。不如在“怀旧”的梦里休憩片刻，再次重获前行的勇气。